

且修一朵 岁月禅

不愁尽折平生福
但愿虔修来世闲

琦君
著

且修一朵 岁月禅

琦君
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且修一朵岁月禅 / 琦君著. —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7.12

ISBN 978-7-5596-1329-5

I. ①且… II. ①琦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94208号

著作版权合同登记 图字: 01-2017-8048
本书由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
且修一朵岁月禅

作 者: 琦 君

责任编辑: 李 征

封面设计: 仙境设计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三河市嘉科万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170千字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9印张

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1329-5

定价: 46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82069000



储藏室的门敞开着，瓶瓶罐罐等好吃的东西，也都搬出来摆在走廊下的长桌上，花生糖、芝麻饼、金丝蜜枣、糖莲子，还有整大缸瓯柑，我和肫肝叔叔可以大显身手，趁火打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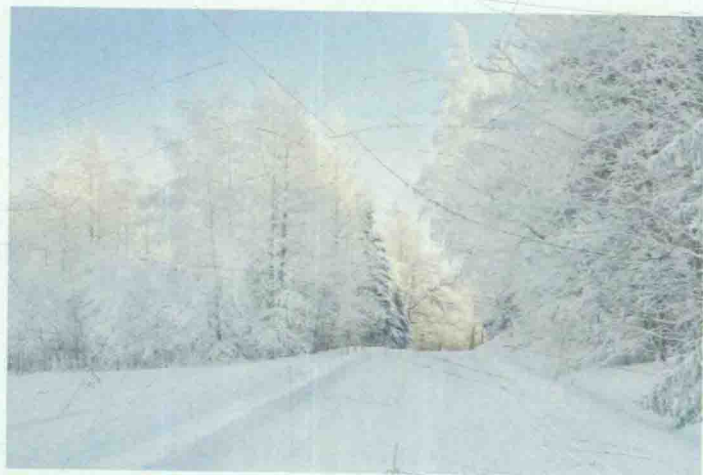


从我们满堂灯火中，忽然进入她那儿，觉得格外幽暗，
我看见灶下柴仓边坐着一位老公公，捏着旱烟管，呼
嘟嘟地吸，吸完了在泥地上咯咯地敲，敲了装上烟再吸。



小时候，我无论对什么花，都不懂得欣赏。尽管父亲指指点点地告诉我，这是凌霄花，这是叮咚花，这是木碧花……

0000000000



目 录



第一章 回忆儿时故乡

- 002 // 压岁钱
- 011 // 春节忆儿时
- 027 // 青灯有味似儿时
- 036 // 粽子里的乡愁
- 041 // 故乡的婚礼
- 048 // 秋花远比春花净
- 050 // 春酒
- 054 // 月光饼
- 057 // 桂花雨
- 061 // 何时归看浙江潮
- 065 // 玳瑁发夹

.....

contents

第二章
怀念人

- 076 // 妈妈银行
- 083 // 万水千山师友情
- 093 // 桥头阿公
- 098 // 奶奶的洋娃娃
- 103 // 爷爷的味儿
- 106 // 外公
- 110 // 一生一代一双人
- 115 // 一袭青衫
- 129 // 孩儿经
- 134 // 不见是见，见亦无见
——悼念我的启蒙师
- 138 // 父亲的两位知己
-



第三章

关于读书、文化

146 // 三更梦书当枕

——我的读书回忆

168 // 云居书屋

176 // 自己的书房

181 // 读书琐忆

187 // 留予他年说梦痕

197 // 读书记趣

202 // 中年读书

205 // 读禅话偶感

209 // 铁树开花

.....

contents

第四章

人生与生命感悟

- 214 // 永恒的思念
- 223 // 纸的怀念
- 234 // 借烟消愁愁更愁
——闲话“戒烟”
- 242 // 但愿虔修来世闲
- 248 // 生与死
- 252 // 恩与爱
- 258 // 遥远的祝福
- 263 // 有甚闲愁可皱眉
- 268 // 永是有情人
- 271 // 母亲的心情
- 275 // 老的领悟
-

第一章

回忆儿时故乡

.....

我真懊恼，来台湾竟没有保
留一块银圆，我已记不得十
块银圆叠起来有多高，五十
块有多高。

压岁钱

又要分压岁钱了。我把一张张崭新的十元新台币装进红封套，生活水准愈来愈高，十元、五十元、一百元捏在手里都一样是轻飘飘的，哪里像我们小时候，爸爸妈妈各给一块亮晶晶、沉甸甸的大洋钱，外公给十二枚银角子——也就是一块银圆。外公说十二枚银角子比一块银圆分量重，所以他总是给我银角子。洋钱、角子一起收在肚兜里，走一步，双脚跳一下，叮叮当当直响，好开心啊！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母亲才把它取出来，收在一个和合双仙的绣荷包里，绣荷包装不下了，就收在母亲的珠红雕花首饰盒里。收着收着，就不记得有多少了。到明年，打开首饰盒，一块

洋钱也没有了，母亲说替我存入银行了，供我长大上外面读书。那日子还远得很，我只要母亲给我肚兜里留几块洋钱与角子买鞭炮就够了。

我真懊恼，来台湾竟没有保留一块银圆，我已记不得十块银圆叠起来有多高，五十块有多高。只记得父亲说的，他从故乡赶旱路到杭州读书，草鞋夹在腋下，口袋里只两块银圆，是曾祖父卖了半亩田给他当盘缠的。他已是同伴中最富有的一个了。可见银圆对大人们来说，是多么有分量的一笔财产；对孩子们来说，也是多么神通广大的一样玩意儿呢！

外公不但在大年初一给我银角子，整个正月里，他老给。比如我替他通旱烟管，通一次就是一枚银角子，装一次烟是一个铜板。外公常常讲一些陈年故事，讲了又讲，我都听厌了，我说：“外公，我听一遍，你得给我一个铜板。”外公连说好，于是我就黏着他赚钱。我有个在城里念女子中学的四姑，她会用五彩毛线钩手提袋。她给我钩了个小钱包，分两层，一层放角子，一层放铜板。有一天，大门口叫卖桂花糕、烂脚糖（四方方，当中圆圆一块黑豆沙像膏药，乡下人叫它烂脚糖）的来了。我正牵着小表弟在玩，为了表示做姐姐的慷慨，我掏出毛线钱包，取出一个铜板，给他买了一块桂花糕，他却嚷着要吃烂脚糖，烂脚糖得两个铜板，我有点儿舍不得，正犹疑着，我怕得像老虎似的二妈从大门口进来了，我赶紧把钱包收在口袋



里，牵着小表弟就走。小表弟吃不成烂脚糖就大哭起来，二妈走过来，伸手在我口袋里拿出钱包说：“哪儿来的钱？”我说：“是外公给的压岁钱。”她说：“压岁钱怎么会是铜板？还有，你怎么可以自己买东西吃？你爸爸不是告诉你不许吗？”她把钱包塞在狐皮手笼里，转身走了。这回大哭的是我，因为小表弟已经吓呆了。我抽抽噎噎地把详情告诉了外公和母亲，母亲抿紧了嘴一声不响，眼中噙着泪水，外公喷着烟，仍旧笑嘻嘻的。我既心疼角子、铜板被没收，还有一股受辱的气愤，却不知母亲心里是什么滋味。半晌外公敲着烟筒说：“小春，别懊恼，她拿去就拿去，你会赚，给我端碗红枣桂圆汤来，我再给你一大枚。”我委委屈屈地说：“她不该不相信我的钱是您和妈妈给的。”外公说：“她哪儿不相信？她相信的，只因她自己没有女儿，没有压岁钱好给，心里不快乐就是了。”从那以后，我总是老远躲着二妈，不让她看见我开心的样子。我却是纳闷，她没有女儿好给压岁钱，为什么不给我呢？这个疑问，直到十几年后我长大了才想通。到我不再盼望压岁钱的时候，二妈却每年笑吟吟地给我五块银圆。我不得不接下来，接下来说声：“恭喜新年。”心里却是凄凄冷冷的，一点新年的欢乐感觉都没有。若是她在我小时候，不没收我的毛线钱包，或是高高兴兴地拿两个铜板买一块烂脚糖给小表弟吃，我将会多么快乐，多么喜欢她。

我有一个小叔叔，吊儿郎当，却是我的好朋友。他比我大好多岁，我把他佩服得不得了。外公也夸他聪明，只是不学好。比如他喜欢吃鸭肫肝，母亲给他偏不要，背地里却去储藏室偷，一偷就是一大串，起码四五个。有时还加一只香喷喷的酱鸭。坐在后门外矮墙边，拿柴火边烤边吃，还叫我替他偷父亲的加利克香烟。叔婆疼我，大年初一，我给她磕头拜年，她从贴肉肚兜里掏出蓝布包，打开一层又一层，拿起一块洋钱递给我说：“喏，给你买鞭炮。”母亲不准我拿叔婆的辛苦钱，可是小叔在她后面做鬼脸要我拿，我伸伸舌头收下了。叔婆一走开，小叔叔就说：“我教你一套新戏法，你把一块钱给我。”我马上就给他了，他教了我一套洋火梗折断了又还原的戏法。他拿了洋钱，去了半天回来又对我说：“再借我一块钱，我去捞赌本，赢了加倍还你。”我口袋里只放两块洋钱，借了他一块，只一块独自就不会叮叮当地响了。我打算不借他，他说不跟我滚铜子儿玩，不陪我看庙戏了，没奈何我又借了他。第二天他回来对我摊摊手说：“运气不来，以后再还你。”却从口袋里摸出个大橘子给我，说是庙里供菩萨偷来的，吃了长命百岁。我把橘子使劲扔进水沟里，又把剩下的一块洋钱和一些角子统统抓出来，捧到他鼻子尖前面，大声地说：“你拿去赌，把它统统输光好了，就赌这一次，永远别再赌了！”他吃惊地望着我说：“小春，你生我的气了。”我说：“我气你，叔婆也气你，我外公和妈都要不喜欢你了，你老做坏



事情。”他坐在台阶上，从泥地上捡起一片烂叶子说：“我就像这片烂叶子，飘掉了，树上也看不出少了一片叶子。”我说：“你为什么不做长在树上的青叶子呢？”他望了我半晌说：“好，你就再借我一块钱，我去还了赌债，从此不赌了。”他拿了我的钱，十分有决心地走了。可是一去四五天不见，直等有一天长工把他背回来，他的脖子挂在长工肩膀上荡来荡去，像一只宰掉的鸭子，醉得一点知觉没有。叔婆见了他哭，我也哭。我不是心痛压岁钱，而是心痛他说了话不算数。从那以后，他再对我自怨自艾、赌咒发誓，我都不信了。后来我去了杭州，寒假回家，看见他还是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。彼此都长大了，距离也远了，好像没什么话好谈。他给我提来一篓红红的橘子。我问他都干些什么，他说给人打点零工，写写春联。他凄惨地笑了一笑说：“你出门读书以后，我就没处儿拐压岁钱了。”我听了心情黯然，却又找不出话安慰他，他又叹息地说，“我终归是一片烂叶子，谁也没法把它粘回树上了。”

母亲的一个朋友，我喊她二干娘。她排行第二，三十岁还没结婚，所以大家背地里都喊她三十头。母亲却非常敬重她，说她孝顺、俭省、勤恳。为了风瘫的父亲，宁可让姐妹们一个个都结婚了，自己终身不嫁，当护士挣钱侍候老人。她真是好俭省，热天里老是一件淡蓝竹布单衫，冷天里老是一件藏青哗叽旗袍，头上戴一顶黑丝绒帽子，把个鼓鼓的发髻包在里面，看去好老气。